

神也因愛見不畜鬻又禁德勿擊亂令軍衛漸悉以恣風不問由是鼠用告官來某氏飽食而無歸某氏室無完穀無薪無炭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終不歸人候行夜則竊竊來其聲萬狀不可以盡略不數載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愁如故其人口是陰賊惡物也茲舉尤甚且何以至是乎設假五去晝數月乃一鳴呼彼以其飽食無福爲可恆也哉

點鼠敗

宋蘇軾

慈子家生有翼方留髮髻任其長下脫止復作使童子
聞之有集巾空篋篋篋任其長下脫止復作使童子
聞之不得去者也恰而觀之寂寂所有無所無而亦中
有死鬼童子驚曰是方謂也而竟死耶向何樂哉
其鬼邪鬼而出之隨地乃走雖有衆鬼追其手揮
子歎曰其說也見之則除矣中教義而不可言
也故不盡而見之數人不死而亡以形求脫也不
聞有生某有於人提籠似欲登臺持籠役物而君
之卒見使於一觀臨此處之謂某也於處女
在焉而智也生而依某本食其說於有告余者曰女
於惟多智也之聖運而夫之聖一不於女而於
物故一見之謂而爲之愛也人能積千金之愛不能
無失矣於破金而得虎不能無獲也於結識此不
一之思也言出於女而忘之耶余隨而笑曰君覺使
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却鼠刀銘

前人

野人有刀不愛遺予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鏤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

將又穿窬叱訶不去，啾啾囁囁，聲益歇，欲出而不遺，藉藉之無者，豈是除有穴於垣，使空及空，雖疎捷，而不可得乎？抑行竊者，蓋爲兩門，竊則出，竊還則逃，忽不可恃，吾刀入門，一去無踪，又有甚者，聚爲怪妖，走出屋間，相顧相驚，相視相驚，趨於牆門，與主睡房，窺見不覺，又孔家猛於水，氏謂世然，然爲刀集木，斲而炊，木及熟，無靈無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獨句，集爲以驚天，驚地，驚鬼，驚夜，又向李，李耳目不見，而驚，驚於穴，走而不知，驚首，首無耳，驚不能去，是獨何爲，驚搖於穴，迂而不用，有耳，爪牙，彼哉，爲與，相之，咆吼，嗟，嗟，吾苟有之，不，言而讀，是亦何勞。

鼠賊

明桑悅

[illegible]

其繁弱鑿閭化濁何妨今飲河量可憐今託社稷
貴之莫尋偉活禱之無價誅之不可勝誅縱之亦何
所顧藉也邪吾將敢視返聽分毫聰明穴隙重黑衣
笥牛鼻自治嚴密外物執擇小非大患衆亦難勝無
可奈何付之冥冥

五、

徐渭

聞爾食殘曷能冰潔乃縞膚而素毛矯變縮而爲白
獨不聞胡粉之晶晶今始黝於鉛黑

風部藝文一

辨風確與三章

民困於食殘之政故託官大原害已而去之也
碩頤碩風無食我黍二歲黃女莫我肯順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頤碩風無食我麥二歲黃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無食我粱二歲黃女莫我肯惠逝將去女
碩頤碩風無食我苽三歲黃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竹筴

不辭職

野人獻竹腰膝腹大如盎自言道傍得來不費巨綱
鵝鵝腹員滑泥泥懶瘦爽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參
蓬人自驚駭問若兒脫樣念此微陋質刀几安足枉
就擒太倉卒堪愧不能攀南山有孤熊撫掌行詠筆

黃鼠 元許有壬

性推

武人棋者

發掘僕舍掘招徠或水攻君毋懸盤領幸自不穿壘
松鼠葡萄書 賈性之

質性之

獵似獨獲徒似狂來稍走過又松梢紫菊若使知滋味一日能來一百道

錢學華碩風

邵文原

不索邀客待我實功實實食素餐同平生食點終何用看取人間五技野

飢風行

明贊湖

燈火乍息初入更飢鼠出大啾啾鳴囓者翻盆復倒逼使我顛驚不成夢輕奴徒爾弄新蟬但知飽食終夜眠幾兒計拙真可笑布被蒙頭學貓叫

風邪記事

莊子夫籊籊士成辭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學人也吾固不辭還道而來顧見百舍風野而不覺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試雖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飯無屋老子漠然不應士成歸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

春秋成公七年春王正月臘風食祭牛角故牛牛臘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將為歲祀田祗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魯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風夫風晝伏夜動不火於號則長神故也今君聞魯之亂而後作焉專將事之非風何如乃弗異田

孔聖子記載孔子重風于室而數誌焉因于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曰也夫子之言清微以和而論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曲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曰語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風欲其得之故為之有也女二人

者孰識清言子對曰問于子子曰可與處言矣
韓詩外傳言者孔子鼓瑟子貢劍門而聽曲終
管子曰嘆于子孫始有食狼之志和餅之行何
其仁惠利之甚乎直以爲然不對而人以曾子之
言苦子曰嗟乎天奪天下賈人也其智知言矣郭者
丘豈豈有風出遊覽見於屋梁微行遠過而避眼
目而背手而不得丘以豎琴其音參以丘爲食狼邪
餅不亦互乎

莊子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
子來欲食子相於是惠子恐後於國中三日三夜莊
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稱鷦鷯子知之乎夫鷽鷽
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特相不止非棲實不食非
體受不飲於是雖得腐鼠鷽鷽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宋未理者謂周人謂宋未膳
者皆謂人懷外通動買曰欲買科乎鄭買曰欲之出
其於乃鼠也固端不取

淮南子人謂謂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茲殷富金
錢無量財貨無算升膏博陸大夥設樂陳酒積博其
上游侯相聞而行擇下博於朋張中反兩而笑
曰齊魯雖其富風而中博快游快相與言曰虞氏富
樂之日久矣而常有窮人夫之志吾不敢使犯而乃
辱我以言風知如此不報報可以立善於天下請與公傳
力志善幸從屬而必以義其家
史記李斯傳李斯者楚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
見金則聞中飲食不潔近人大數驚恐之斯入舍觀
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廳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

斯乃歎曰人之貴不肖如風矣在自所處耳乃從
荀卿帝上之術

漢書張湯傳湯父爲長安丞湯爲兒年舍選風盜
肉父怒皆湯湯獨得風及餘肉劫風掠而傳父書
訊報論報并取風與肉具獄獄堂下父見之視文辭
知老練大驚遂使書獄
蘇武傳匈奴使徒武北海上無人處牧放羣乳力得
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虜食不
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

博權傳延壽有罪下獄傳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
謂權曰聞君侯訟韓馮謂得活乎權曰事何容易
歷歷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其人所謂鼠不悉六
折實數者也

五行志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街黃蒿
柏葉上民家相及槐樹上爲巢相柏尤多巢中驚子
皆有脫風失數十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風監稱小
蟲夜出靈龜今量去穴而登不慮風人將居顯貴之
位也相柏樹后同類過此終壽子而爲害明年有驚災
暴殺子之災也天象仍見甚可畏也一日皆主莽病
位之象云京房傳曰臣私祿聞辟厭妖風果

西京雜記元理帝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一
圓未忘其石數子爲計之元理以食餅十餘餅曰東
門七十四十九七升七合又十餘餅曰西門六百
九十七八十九升八升七合又十餘餅曰南門六百
七十七升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門不蓋其合
元理後復從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子華

林曰遂不知鼠之孫米不如劍而皮矣

後漢書五行志：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

雨連月苗稼生鼠巢樹上

河南府志靈臺光武所築臺物處也高三丈方一

十步世祖嘗幸其有知者即官實攷曰此名鼠見

雜考之果然乃屬禍首

依錄錄附承云後漢李善長為青州刺史其所經歷

它州無惡俗牧守長吏治政優劣上言曰臣以為政

一洗靡非所部失東家有大不忍見西家之有鼠臣

之所見不以聞

魏志咸熙傳法領青州東結關之糧穀掘鼠為食

鄧哀王冲傳冲子倉舒五六歲有成人之智時軍國

多事刑罰嚴重太祖屬職在庫而為鼠所害庫吏懼

必死讓欲面謝首鼠者懼不免冲謂曰得三日中然

後自歸冲於是以身穿庫吏如鼠者悉殺失意鼠

有怨也太祖聞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害來者其主

者不古今鼠本見諸是以世咸太祖曰此妄言耳無

所苦也使面庫吏以警賊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

驚况較難性乎一無所開冲仁愛謙遜皆此類也

吳志孫亮傳注載亮嘗曰亮使黃門以銀鑰開庫就

中覓吏取文所託去書曰黃門先候藏吏以鼠矢

投鑰中府君藏吏不曉亮呼吏持鑰鑰入問曰此鑰

既藏之且有持鑰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府君耶

叩頭曰後者得某求官中典膳官席有數不敢與亮

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言伏聞於目前始知轉片

付外者

晉書五行志魏齊王莊地中山王河南為豪邑長

有鼠使大出諸曰王南宮以某日死周南不慮鼠還

穴後至更短短鼠穴出諸曰周南故日中死又不

應鼠後入穴須更出諸曰何日過飲中死又須典

復出復入則更數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應我後復出諸知前日過中鼠曰周南故不

謂曰無乃不可

更始首陸安中高風清為太傅主簿詔一日有鼠鼠

更相隨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靜時陸笑數日而亡

晉南陽郡侯少好諸異術安形怪長不滿數尺後

有白米為鼠所盜乃故聚持刀盡地作微四面開門

向東長欄鼠鼠俱到現之曰非吸者去去盜者令

止止者十餘創履有鼠有米在焉

劉毅討相僉之相軍人擒得賊妻郭美送吳元遠龍

覆諸般有身及元敗郭還逐產一兒一鼠鼠慈殺兒

鼠走枯莽中其後郭病死方飯鼠忽來跳入棺內

秦州記乞伏乾歸未移他平金城見鼠有數萬須將

諸小兒各乞食歸未移他平金城見鼠有數萬須將

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

宋書五行志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連忽多鼠其

年夏水至悉變成鯢魚民人一日取鰲得三五十斛

明年大饑

南齊書祥符志建元三年江陵縣獲白鼠一頭

永明六年白鼠見芳林園

十年九月義陽郡獲白鼠一頭

杜京產傳永明中會稽山有人姓秦不知名山中

獲鼠數千頭呼來即來去便去言諸君皆得鼠之

謫仙不知所將

金樓子齊書林王及中典書者其封鼠王睡夜輒

南史齊帝使侍候太妃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

學長夜捕鼠逐且以為娛樂

梁四公記梁天監中有屬國縣太僕崔仲卿四公屬

武帝帝見之甚悅因令沈隱侯約作魏將與百僚共
射之時太史適獲一風豹而獻之以獻帝蒙之遇
蒙之嘆嗟帝占成華臣受命獻對者八人有命待成
俱出帝占黃龍青浦中命聞公撰著對曰聖人布計
依策辦物取異之謂從帝命計時八月庚子日已
時聞公舉帝對掛占風於青浦而退讓帝占曰先塞
後墮墮是其時內長外坎是其象坎為盜其風也居
響之特動而見陸其拘繫矣嗟嗟六爻四无咎一和
順自非盜之事上九何校滅耳因是囚盜獲展必死
風也華臣歸舞呼萬歲帝自於其中頗有喜色次讀
八臣占詞皆無中者未落聞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
風矣且陰陽轉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
必致擒矣金陽之月制之必金子為風辰與金合體
坎為盜又為隱伏隱伏為盜是必生風也金數於四
其風必四離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見陰險乎
晉之錄曰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日斂必死既見生風
百倖失色而尤聞公占曰辭有四個者惟一何也公
曰謂制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至日風且死矣
因令割之果莊三子

隋書五行志陳頤二年四月華風無數自蔡洲岸
入石頭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屍流出江近青祥也
京房易飛候曰風無故暴君不穴衆衆者其君死未
幾而國亡
魏書高祖志太宗永興三年二月京師民趙溫家有
白風以獻
三年春於北苑獲白風一尋死制之腹中有三子蓋
四年三月十辛酉宮獲白風一八月御府民梁安獲
白風一
神瑞二年五月帝獵于堪喻山獲白風一平城獲白
風一三月平城獲白風一八月獲章王薨獲白風一
奉元元年十一月京師民獲白風一以獻
二年八月中山獲白風一
三年二月京師獲白風一十一月京師獲白風一
世祖紀光元二年八月相州魏郡獲白風一
太延二年八月雁門獲白風一
高祖太和二十二年八月京師獲白風一
宣元傳盧革弟昶登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
侍郎本州中正其弟昶世宗不許遷散騎常侍
兼尚書右丞昶自白風之風來曰謹奏瑞典外竊刺
史于石合兵不厭上令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至
風至臣聞風不慮見風必符妖不友出彰彰則至
是以古之君或嘉瑞以失德或厭變而立功斯乃
萬古之殷鑒千鈞之炯戒比者災氣作沴疫疠虧度
陛下流和傷之慈降納降之旨及百姓之無辜引在
予之深者實難免之竊恐殃於堯先進思納諫之
言事尤於身右伏願明旨俯賜諫議敢布肅誓以陳
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養一婦之織衣止數形
年租賦則惟常理此外徵求何取足然自比年
以來兵革頻年一州也成不恩德惟嚴師旅
相繼割撥因致生師傳伐集露原野秋淹夏沒
頹之歲車戶從戎可憐之民運支轉運支戰不勝加
之遺負死屍陳尸十室而九細役煩瑣日月蠶其苦
兵部吏因是成禍至使近原為影田獲草紀通村接

閉營飢寒而監司因公以貪食求廉陳恃私而漏探
遂令驚起禍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意
此皆由牧守介長多失其人都關黃霸之君無無得
基之宰不思所以安民風所以酒屋故士女呼陸
相率於道路守宰兼貪風聞於魏嗣後使風官公違
多挂刑罰謂必嚴以明勸懲然後復使風司公違
惡典或承風快請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賜施已惡
御史所劾皆言溫杜申雪罪人更云清日長街上之
浪茲陛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意犯暴之夫聞
之以益快曰風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
之察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權綱傳
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信官賦與民休息良
民忠謹重之於朝意同食飯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
而恒敬自整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詔曰
朕奉承鴻緒伏膺寶曆思竭人力惠康四海當必世
之期麟鳳不降屬騰賤之會白風占咎萬邦有罪實
唯朕躬尚書敦納懷散獻替是寄謹言有聞朕實嘉
美
宣徽志世宗景明四年五月京師獲白風
正始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風
肅宗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風
西陽懷祖王肅送風凡以劍為之靈夜自轉
北齊書李瑒傳瑒從弟觀字仁略瑒太尉及子瑒涉
有思理稱瑒員外侍郎觀未受之書則十將行觀衣
冠為瑒所嫌遂不成行得免除之難
唐書崔義元傳義元員州武城人隋大業亂崔見李
密密不用內賊黃若漢為密守相唐義元見事風

漢河朔有華文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若漢以城
障乃拜君漢懷州刺史行軍總管以義九爲司馬
五行志武德元年秋李密王世充隔洛水相拒密營
中風一夕漢水占曰風無故皆盡去邑有兵

貞觀十三年建州鼠害錄

唐書顧實國傳顧實貞觀十六年遣使獻稱時風
隊尖而尾亦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風輒嗅而尿之其
殊立愈

唐書五行志貞觀二十一年滑州鼠害錄

顯慶三年長孫無忌第有大風見於庭月餘出入無
常後忽然死

龍朔元年十一月洛州獺鼠同處鼠伏象盜竊

取捕噉而反與鼠同象司盜者廢客客

弘道初萊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爲貓所嚼數百鼠
反噬貓十退聚萬餘鼠隨人捕擊殺之餘皆去

袁天綱傳天綱子客師亦傳其術爲鷹獵令高宗置
一鼠于庭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

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路敬淳傳敬淳生恭連環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

書少監弟敬淳少與敬淳善名歷州錄事參軍亦
生禮事敬淳死後爲盜至今先是多死敬淳欲

辭妻曰君不死敬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都從之到官
有髮其屏風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撲杖而號敬

潛不爲懼久之遂衛令位中書舍人

王年傳傳孝悌爲期有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契丹李盡忠等叛乃召起過爲黃與吐蕃戰不利兄會

孝懷帝初建寧平州白鼠害入營頓伏皆謂鼠
坎精胡家也白鼠壽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懷復焉
五鼠志素中有一蛇鼠鬬于右威營東街槐樹蛇
爲鼠所傷鬬有兵

景龍元年基州鼠害錄

朝野載海州刺史有爲害即鼠胎未附通身赤
鱗者轉之以藥釘之疑上囑噉而行以節換取喉之
噉噉作聲故曰鼠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年詔州鼠害錄千萬萬羣

天寶元年十月魏郡鼠同孔同孔者其于同處
集漢志李林甫有疾晨起區區將入朝命取平日所
用書囊急覓書囊車于千日開視之有一鼠出投于
地即變爲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林甫取弓射之
鼠然即變爲林甫而平

開元七年庚寅朔方節度使郭子儀
奉東京上陽西金華門外伏舍下見白鼠穴穿之得
天子信寶一枚書寶書上題刻青龍白虎朱雀元

武相繼以爲帝德廣運乾道降祥瑞圖宋自坤維經
寶書示朝廷詔曰我國家卜代悠久歷數無疆明
神降休寶賜斯格昌其發寶印呈祥皇帝之徽號
既彰天子鴻恩又信斯寶星聖感上元垂祐登
展薄德所敢當仁即國之大臣使斯嘉瑞光我盛禮
何慶如之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年六月晉西北有青氣三鼠妖
虜用傳報用弟若虛處多博物臨西辛怡謙爲職
方有獲鼠者約百餘頭大如拳怡謙謂之鼠風而
鼠之苦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鼠風約文而形小一

坐驚服
冊元龜大曆三年九月宣州獲白鼠三獻之
八年七月戊戌內侍省獲白鼠一出示百僚
叩頭謝曰白鼠獻之

九年七月丁酉道州獲白鼠一獻之

唐書五行志大曆十三年六月戊戌陳石沂源縣
軍士適賣家鼠同鼠不相害節度使宋嚴龍之以
獻宰相常哀李百舉拜表具中書舍人崔祐甫曰此

物之天性也天生萬物類有性軍人因之垂訓作
則體道福爲食出鼠也然捕之食鼠散在祀典以其
能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鼠射鼠何其法不勤
獨邦國更不動杆散鼠體部式嚴三瑞無類不食鼠
之日以此稱慶理所未詳以劉向五行傳言之恐須
中命書司察處食吏誠謹邊見無失微過則福能致
功鼠不爲害帝深察之

開元元龜貞元二十一年六月京師進白鼠
十五年五月庚寅驪潭進白鼠

西陽無祖成式會一夕堂中曾時妓女王盡忠無災
兄之召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思風金子忌祿
尤其坐客乃就徵發驛驛事多乃百餘條

田在實本也也和中書裴司空北路諸州有草如
薔薇大如指其葉葉似鴉鵂果在樹折視之葉中
有小鼠數十纔若菜子目倉未開喉嗽有聲

唐書五行志太和三年成都屬鼠同孔

開成四年江西鼠害

咸通十二年正月汾州并善縣民家鼠多街獨巢

樹上鼠穴居去穴登木賤人將貴之家

玉泉十進士李昭報舉十上不第特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畫策意密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報之卷今選於架上復覓題親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報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不養貓猶言云鼠報雲仙雜記王侍中家堂前有鼠從地出其穴即生李樹花實俱好此鼠稱李也

北夢瑣言唐進士王元振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異國也也朝之公子弟求之不得時實囑牛諱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譏議巨有氣始能為人致登第鄉鄰女與瑒瑒為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繼章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潛置杜尚書宅遺火幾焚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子文曰鼠將化龍當為龍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諷之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坡莊內有鼠復穴養四子為蛇所吞鼠復雄雌情切於穴外望土恰客蛇頭俟其出穴果人所望處出頭見其四子不及當聲斷而蛇蛇腹衝出四子向有氣置於穴外街見葉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忍也

桂苑叢書儒宗末廣陵有窮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八餘人見其好飲絕粒每日常入酒肆恣生求飲亦不見其厭量自量其得所人憐之者命與之秋三兩杯便止有姓葉者劉酒於城街之西常許以陰雨往諸族爭不及即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求亦不造

矣或無所獲必乃逼之樂亦無阻一日遇大雲謂樂

面求飲彼乃進白云既已舊扣即須物陪來樂不喜其說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物投道收藏不讓致鼠驚擾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杜曰某前年曾記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可有驗否請書以試之術或有驗則盡此室末無鼠矣就將符依法焚之自此鼠蹤遂絕不知何故杜廟并城隍廟之後春軍重圍之際客貌不改皆為經校耳

唐書五行志乾符三年秋河東諸州多鼠穴屋壞大府止鼠盜也天戒若曰將有盜矣
乾寧末陳州有蛇鼠鬪於西門之內蛇死而鼠亡去括異志天復中陳右大僕其春秋孫其曹州之間大牛無穗有就田野斷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剪犬有獲五七斤者相傳謂之故鼠倉懷民皆出米食濟活甚衆

唐書地理志肅州道蘭州金城郡土貢鼠鼠風精神銳健武統軍樂再用書莊應事悅凡獨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指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牀几盡壓碎再用後為處邪宜三級節度使卒

太廟堂即盧府所居堂鳴鼙下右鼠如人哭聲因祀舊廟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蓋食所祀之物復入甕中其年當進補典化尉竟無性
宋史五行志建隆元年夏糧金均房商九州鼠食苗二年五月南州鼠食苗
乾德五年九月金州鼠食苗

太平興國七年十月岳州鼠害殊

俾歷前緣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廷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路建隆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來上初高昌鎮王選著於北庭延德至其北庭北庭川北廣數千里所生多美草平上花紗鼠大如鼯鼠食之
儀真縣志宋杜鎬初入詠未判題忽見大鼠銜書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于正義中出二題由是取中

東坡志林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境內太白山至靈清無不應近歲向傳少師為羊奉封山神為濟民侯自此廟不驗矣吳訓其故吾俱取唐會要言云天寶十四年封山為靈應公言為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言太守遣使禮之若應當奉之復公辭遂大雨二日歲大熟吾作奏儀具其狀詔封明應公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樓上喫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宋史神宗本紀仁宗慶曆八年四月戊寅生十溪王宮祥光慈聖皇親吐五色紫雲

避書錄諸錄子贈揚州趙詩之詩作點鼠鼠家世舊聞是公使遼歸時所得與王京師先者嘗記其狀如大鼠而極瘦鼠長日偶為陳光所射輒死性能與一鼠之內以執一衛投之旋即驚憚然逢人不能以此異之但謂珍味耳
濕水燕談錄契丹國產鼠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鼠為味火地之以供國主膳自公相以下不可得而常帶以羊乳飼之頃牛虻使常隨至京

憲以進使今朝率使其國者皆得食之恭中人亦不嗜其味

遣使歸漢使正日辰馳至京見畢密賜大使一千五百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北虜帳

前見畢亦密賜羊千枚駝駝羊十頭駝駝羊大風也虜中下供侍畢物如猪猪若以一嚮置十斤肉

則即使虜臣下不致吝嗇以賜南使給畢初僱員北使亦乘此賜金得之即縱諸田虜傳大駝矣求不

見乃日奈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禮厚南使方有一枚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相稱唯此探捕十數以提上供

一即以待南使也即前帳間之某等皆被資今已四散收捕固難以不殺無用自爾直至還界無日不及

之寒倍其貴重如此宋史五行志卷八十六清遠倉源真陽三縣風食

洛州獺虎同占

畢莊遠接高郵縣居寺僧田牧拔佛供見座下有敗

經斷爛狼鼠果其中小風數枚尚未能走或武少足或眇目欠尾者無耳者追無一全形殊可怪也

駐紮浚白幼受接道友有一人能呼鼠聚聚久之遺去亦能鼓蚊自謂以法誑誘亦疑之久相與處竊

其動靜悉非說法每欲呼鼠又先期收市復賣黑大皮之類

春渚從閑儒道人不知何許人寄居嚴州天慶觀為人初見不掠不飲及言人禍福但袖中書籤十數白

鼠子與與人共飲酒酬出鼠為戲人欲捕取即走投袖中不見也

馬自慈傳馬湘字自名道常州會宰相馬樞出官星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遣相見植言此城中鼠極

多湘乃書一符令人帖於兩壁下以筋繫盤長嘴鼠

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即呼鼠有一大者趨近

指前相口收毛應徵物天與粒食何得穿屋穴猶畫

夜獲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盡殺故事宜使相

率歸此大鼠乃回羣鼠前皆若叩膝謝罪遂作除行

吳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迹

雲煙過縣省濟撫撫所藏古項王寶蟬尤奇一蟬

角上有一小鼠殊不可曉或名云大蟹鼠

癸辛經漢高令史河間人其妻常為白木男子所據

來則痛飲然後其腹而勝其於於是仗利刃伺於

牀下既而果來擁婦劇飲大醉方欲就縛捕其不備

以刃刺之白木治壁而上騰捷如飛因逆刀於後之

墜地化為羣毛白鼠身長五尺許雙目燭然遂撲其

目珠色深碧而徑寸宛然瑟瑟夜至暗室有光芒尺

餘北人戲名曰獺大眼能蓋北人以兩男共弄一

妓則呼為獺犬故以為戲云獺一狡則呼為獺伯顏令軍士有排槍刺不歡之賦而食

者積其皮至萬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獻于宗師帝笑曰伯顏以邊地聚軍士無衣欲易吾袍耳遂賜

五行志至正二十一年慶陽延安寧安州野鼠食稼初田鴉卵化生既成乳壯牛百日滋育歐之田一夕俱盡

吳中故歸帶國之木太尉張士誠謀有吳新僧士自立至勳王師鏖鼓聲伐燧骨自衛天下之當是時

太得中山武王王賁為元帥以兵圍鄧城城中被困者九月黃糧盡絕一鼠至斃百餘鼠者鼠下之

枯草以食

縣官項孫唐虞用第宅度多子傳學臨西辛怡諱

為戰方有獲其鼠者相百虎文大知李怡諱諱之經

風而取之若虛曰非也此許讓所謂聚鼠而食之而

小一半焉鼠在處皆四川貢諸縣處中有石虎

者似獺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環黑正

類類文豕所謂野鼠而俗謂之石虎耶

嘗聞余父言昔中平元年自會于庭前漢口獨見

一鼠對面拱立心雖不以爲怪後謂諸客問因之曰

爾亦知來之賀邪其鼠復如揖拜之狀而去夫父

晚年子孫蕃家奉養至孝老康慶壽八十九歲

可謂吉慶矣以此事而前篇乃二實於雜者中曾

見此說言曰狼鼠拱揖主大吉慶必有餘慶所致而

未嘗諱言東西南北客常遊乎江之上者曾氏者
夜間聞其急鳴之為風隨其尾也嘆曰貓去鼠者
也野生者必迎諸社家畜者必藉以飼養不輕
也故上焉者能辟鼠下焉者能捕鼠下焉者或與鼠
同眠于此貓乃為鼠噉其尾則貓非其類而鼠非其
鼠夫甘者鼠文忠公曾創製之條尚可却鼠何斯貓
之貨人乃爾然則鼠可却乎曰大而驅蛇小而除
蛇蟻之事載在周書

風部雜錄

易經晉九四晉如鼫鼠貞厲不中不正以羣高位
食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以厚害焉氏曰
鼫詩作碩疑此轉注風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在
田中食粟豆豈田鼠也
說卦艮為風取其止入家也欽吳氏曰謂前剛也
陶經召南行露章箋謂風無牙何以穿我牆注牙杜
齒也山陰陸氏曰風有齒而無牙
鄭風相鼠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鼠有齒人而無
止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按小序刺無禮也
幽風七月章穹窒熏風注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風使
不得穴於其中
小雅斯干章風雨攸除陰風攸去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迎貓為其食田鼠也
古語欲使鼠而忌忌
社鼠不灌屋鼠不薰
文子上德篇鼠在穴際蟻于堂人水而增漸懷矣
而未芳雖善者不能為

莊子逍遙遊風欲可不過滿腹
齊物論鴉鵂有風

應帝王篇風高飛以避燄之害錄鼠深穴乎神丘
之下以避燄之患也

墨子非儒篇其說死列戶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錄
器而求其入焉以為為貴在則驚鼠失矣

荀子解蔽篇言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
乎

前子農藏篇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遇者則如以狸餌
鼠鼠必不食矣

越絕書申胥曰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
矣

易林禾生如飢鼠無庭堂

田鼠野鼠意欲逃拘制體不得動搖

忽非其類因物有還食斯鼠風而呼鳴焉

三狸搏鼠逐而後死於闕城不得脫走

鼠聚生棲為我悲悔

牧羊逐兔使鼠捕鼠任非其人卒歲无功

貧鬼守門日破我空屋風傳授空座无子

貧鬼銅斗張何夜鼠

鼠鼠實難利少無謀難以得家

外傳野鼠與雄為伍雌與不忠即去其室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晏子對曰
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于外

入託于社牆之恐壞牆牆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

之左右出則責君以吏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

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

淮南子原道調煉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獵捕
鼠雖竭捕盡不足以為奸舉邪亂乃愈甚

說林訓玉寶探鼠大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
豕鼠有機動鈞原者之說也動發也發則得鼠

須食巴蔽而死鼠食之而肥

新序雜錄鼠天下之役馬也使之與狸融試於釜
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也

論衡景書篇夫鼠涉險中指而不食指微之味與彼
不汚者鈞以鼠為善樂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

御之彼同一實也

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類何
在曰子水也其禽鼠也午火也其禽馬也火為水所

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善知論者之言含血之蟲
亦有不相勝之効牛馬也子鼠也水勝火鼠何不逐

馬捕鼠者畏鼠也鼠水捕獲金也不勝金猶然何
故畏鼠也

鹽鐵論求風論狸

鼠脂脂鼠不食錦繡之寶

博物志春秋書狸鼠食牛羊死鼠之類殺小者食
物當時不覺痛也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

或名甘鼠俗人謂此所獲疾病之徵

風食巴豆三年三十斤

食陸禽者程免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毒也

抱朴子廣靈藥篇謂鼠鼠有爛腸之鼠明燈青
舉則下有聚死之蟲

蚊螻屬百則為鼠不致聚鼠在皮則則大不收諸
西水雜記物亦有似之而非者王之未理者為破死

鼠未磨者亦為璞

地餘圖青土地為女人黃金之見為火及為白鼠

西陽雜俎食鹽則身輕

人夜臥無故失物者鼠妖也

江中小魚化為鰻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

雲仙雜記山中實曰稱社君者鼠也

續博物志夜夜飲食於器中覆之不密鼠欲食不可至環器而走環器中食之得黃疾遍身如蟻

兩同書雖蛤因化而給不與雀游獨自鼠為而驚

不與鼠匹理所當然

譚子化書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數竅之行雀鼠

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

物類相感志蒼石舊蒲無力而黃者用鼠糞酒之

荷花梗塞鼠穴自去

齊明書魏風碩鼠重載也孔穎達曰碩大也其鼠

頭似兔尾黃黃又引許慎云碩鼠有五枝皆不長陸

璣鳥鼠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枝或謂之雀鼠

明日經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為廣引他物自取混淆

序云食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鼠晝伏夜動畏人

故也但言畏人即此尋常鼠也言其食食以致肥大

取之以此其故以犬言之耳當知封豕長蛇之類

焉亦如類人間社鼠也人即尋常以其指斥社鼠

故云碩人斯類其明不煩多說諸儒所見別是一概

不可引以約此耳

夢溪筆談云約使美升數為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

看房寶殿支錢行三匹製密賜下禮理皆紀實也復

經形如鼠而大人居食果穀嗜肉肉人為珍膳味如

狔子而貌

壽海集鼠之前爪四指陰也後爪五指陽也故為陰

陽之始於鼠之前後爪亦同於鼠故為陰陽之大用

或曰鼠首四指五時五行也鼠前五後四五湖四

海也

蘇頌開諸書鼠曰長恩陰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

敢觸記述羅夫傳與長羅共一老老翁何為首

鼠兩兩後漢劉向傳首鼠兩兩鼠首鼠首鼠首亦云

首鼠兩兩

鼠鼠鼠土記鼠有犬如貓者又有一等鼠頭鼠類

華川蛇鼠火鼠不知然與生俱化故也

東萊雜言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傳以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之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以徐說謝啓曰雖實達之須神臂實依之對鼠鼠方

其三端獨有光顯得非即此舉而誤以為終舉手擊

今謂荀子勸鼠五技而窮為鼠鼠之鼠鼠鼠鼠鼠鼠

亦編入鼠門不知乃雖姑非鼠也按本草廣雅皆謂

荀之勸鼠為蟻姑一名碩鼠易言碩鼠孔穎達正

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

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磨木能遊不能度谷能穴不能

藏身能走不能見人荀子勸鼠五技而窮並為蟻姑

也而魏詩碩鼠刺重微傳注皆謂大鼠則龍雅所謂

碩鼠關中呼為鼯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空中亦有五枝或謂之雀鼠然則蟻姑與此鼠同名

碩鼠皆有五技但蟻姑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陸

農師釋雅謂五技而窮者為飛鼠與此鼠說不同

周易稱疑言如鼯鼠貞厲鼠曰鼯鼠貞厲位不當也

鼯鼠于夏歲成昔作碩鼠大也三四五長鼠鼠九

陽為大鼠鼠本掌指為蟻姑項本義以土狗言非

田家雜占圖騰上群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止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風部外編

香臺廟後亭仙仙仙人試以白髮一聖懸十萬斤巨石風偏髮垂垂欲絕使倖進臥其下丁無怖色暮二十年

珍珠船長房仙

羅大皆去惟風急其不淨風自悔

一月三易席

幽明錄吳北寺終持道人臥齋中臥從坎出言終許

後數日必當死終許件令買大風云亦不畏此也

但令大入此戶必死須臾大至果終許件乃下聲詈

其奴曰明日屋十搥水來風已逆知之云止飲水

取我我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一無所獲悉令

奴更借三十餘人風曰吾上屋屋奈我何將處在屋

上奴各周風云阿周盜一千萬錢叛後試問風實如

所言也奴亦放去終許當為商賈閉其戶謂風曰汝

欲我富耳今遠行動守吾房中勿令有所奪失也時

桓靈在兩州祭殺牛甚盛終許數萬錢贖買牛

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往亦絕

遂大富

佛國記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

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名爲迦摩那起嫉妬心

乃懷衣著履前似若妊姪於衆會中諍佛以非法於

是天帝釋即化作日曜曬其體帶斷所懷衣墮地地

即覺髮生入地獄

異起前廢帝景和年東陽大水永康縣其夫避雨南

廬夜有大風形如狎子浮水而來忽伏妻大奴妹角

奴怒而不犯每食輒以餘飯與之水勢既退竟夫得

返故居風以前即擲青囊有二三寸珠置置奴妹

前厥狀如欲語從之去來不絕亦能隱形又知人

禍福後同縣呂慶祖何野懷鄉遇過害救之

窮怪錄齊世祖永明十年丹陽郡民茅崇丘家夜復

廚中有人語笑復明燈火有宴饗之聲及開門視之

即無所有見及閉戶即依空懸此數句忽有一道士詣

崇丘問曰君家夜有妖惑乎崇丘曰然道士乃懷中

取一符與之謂崇丘曰但釘於壁上及北牀來日早

視之言訖遂失其道士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

見廚中有五六大風各長一尺無毛而色如朱盡死

于北壁乃竟絕

王度古鏡記度弟勳得鏡遊漢章見道士許威祕云

是該陽七代孫說妖怪之天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

家有二女適離婦人莫能識祕藏之無效勳故人

曰趙丹有女適任豐城縣計勳因過之丹命祕承人

指勳停處勳謂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敬遂設廟

為主禮勳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居堂內閣子每至

日晡即散妝散妝散妝散妝散妝散妝散妝散妝散

人言哭聲及至曉眠皆喚不覺日已漸瘦不能下食

制之不令散妝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勳謂敬曰

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竈固而難移遂逐日先刻

斷鐵鑿四條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收報勳曰

故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勳故驚搖子持

鏡入閣照之三女四女發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

至明有一鼠首尾一尺二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

鼠亦無毛齒其體大可重五斤又有子宮大如人手

身披鐵甲煥燦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

寸以上宮白連于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

廣異記御史中丞裴君爲魏州刺史陷于惡山賊中

尊欲謀歸順而大發賊日於屋中忽見小人長五六

寸數日收盜賊自若家人擊賊賊日暮小人白晝而

哭賊死者以長車四轎一如土人送喪之儀仍於庭

中作家葬畢遂入南牆穴中甚驚異之疑其妻得一

死屍乃作樂湯沃中入而掘之得死屍數日復後十

餘日机一門遂去

河東記李知微夜夢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

人皆長數寸衣正槐槐下有一紫衣者謂諸人曰

悉稍長有一人曰長者曰某當爲西陽人一人曰

某當爲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爲司文府史一人曰

某當爲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爲縣道郡尉一人曰

某當爲州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爲遊仙使者一人曰

某當爲東垣執事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掘視之

乃鼠也

補神錄遂康人方貴顯乘魚頭於地微而墜下地穴

中有人家馬盤足分明人不知覺手足執長鞭刺魚

頭墜入穴去如是數四即掘地求見數人鼠頭顯

在焉惟有鼠一隻不見兩馬之狀無有其人卒

蘇長史者將卜居永日此宅素因妻卜謂止之蘇曰

爾惡此宅吾必獨住給給一夕有二十餘人皆長尺

餘連連冠衣來謂勳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

不給禍及蘇惡持杖逐之首走入宅夜竹林中而沒

即掘其處復見鼠千餘頭皆長尺不復復因之

侍婢更慮懼言其昔爲千餘頭皆長尺不復復因之

望月於中庭脫出戶起趨室西墜下若有入語笑聲

屬足履之見七八尺本人長不盈尺男女老幼生吞酒

凡席什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席中一人曰今夜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嘆此須臾坐中皆笑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能郡新政家有貓名白老既辛白老自堂西階地中獲鼠七八首殺之

洞微志虞部郎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調者進士呂中及見之十歲小兒出一啓爲貴仁得讀之有莊周之語已空孔緒之車初適仁得問孔氏之車出何處乃厲聲呼仁得父祖名化爲大風入倉而去
薏穠夜話柳橋小逆旅余因月黑漫投之先有緒類長聲幅巾據案者旁二客佐飲雄談大劇無復顧忌緣數天下津要百貨所施聲譽若觀又咸否京堂百司非刻時幸每一激烈輒一拍案相與引滿聲既既醉慢罵呼主人口我鸚鵡時當出有行李青樓母令人所親主人唯唯謹余念必江湖大俠一夜快其談吐迨曉登樓無所有惟血剝狼鼠皮一半倚柱而已

跟風部紀事

昔者大如木牛牙，灰石宜歸。臆類象前，歷上皆白之。大有卦九三：車來牛步，晨風見塵。而取之，大元弗能遂。來到城下，衆咸莫敢，乃斷使入伏，而取之。大元弗能遂。來到城下，衆咸莫敢，乃斷使入伏，而取之。大元弗能遂。來到城下，衆咸莫敢，乃斷使入伏，而取之。

彖作卦通羣之變，其卦曰：艮體違乾，其物壯巨山積。之離明，則其身與身并特見。干之足爲畜，禽兩翼不許遂逐，一制遂逐其本態接達名字是爲觸獵上嗣。以伏者，以被刺之深矣。餘遂去不得見，乃觸獵上嗣。諸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耶摩羅山君民使謂。山魈來逐我，故多禍。其精妙如此。

梁晉東莞侯景傳有獸如羊名山羊，展又有大蛇吞此獸。

縣風部彙考

釋名

貼隨

耳鼠
山鼠

飛蠟 爾差

編鼠 有尾

爽由 詞書

飛生

鳴謝

臨風閣



爾雅

釋鳥

歸風夷由

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短項曾毛紫赤色背
上蒼白色腹下黃喙領白腳短爪長尾三尺許
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烟能從高柱
下不能從下上高聲颺風一名飛由

北山經

丹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尾而首至扁身極其音如嗥
其以尾飛飛曰耳耳鳳食之不肥又曰 任臣案
郭曰其尾飛飛曰耳耳鳳也見鳴食音系 卽歸鳳飛生鳥也狀如蝙蝠蟄夜行飛其形翅類
四足及尾與蝠同故曰以尾飛神最經謂之鵩鳳
禽經謂之鵩鵩者如蛾由劉子曰飛鵩亡聲走
獵美經曰鵩鵩狀如蛾而兩目雖不能言其狀
如小狐輕而耳最首身極扁身雖所食實大
也又博物志鵩之最小者謂之耳耳鵩品以爲鵩

鼠也非此

爾雅

2

獸典又載黃鼠狼而兩狹在羣鳥中以其有肉食也。鼯鼠如小猓鼠大率如服鼠翹尾項縮爪尾毛色皆黃。石者穴之穴下黃鼠狼能白腳短爪長尾三尺許好啗腐敗物。夜行不能從下上高處飛躍諸君若有之又謂之棉鼠。荷子以棉鼠五技而窮清淨無能有上屋能窺盜。將本能計不能渡谷能伏犬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雖多技能能有一利權也語哉近來且扎放牧野者持獵多器常有死者伏顧觀其變以爲能得所呼亡者以爲常里當有死者在伏顧觀其變以爲能得所呼亡者以爲常。名表出一名謂之又名棉鼠又名鼠鼠詳其名云。

性乃貪食物須臾不可離然西域得有火鼠有烈火。人取其毛織之燒火流布此又何也。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許慎說文云鵲飛走且乳之鳥也故字從鳥又名飛生本經從鼠以形似也此物肉翅連尾飛不能上易至欄墜故謂之鵲

別錄曰：鼯鼠生山都平谷陶弘景曰：此鼠即鼯鼠飛生鳥也。狀如蝙蝠，大如鴛鴦，毛紫黑色，晝夜飛行。飛人取其皮毛，與產婦持之，令易生。蘇頌曰：今湖嶺山中多有之。南人見之，多以爲怪。宋史曰：關西山中甚有毛鼯，悉俱向下飛，不能致遠。人捕取皮爲履帽。李時

珍曰按郭氏註爾雅云鼯鼠狀如小狐似蝙蝠內翅四足翅尾項骨毛皆紫赤色背上蒼支色腹下黃色喙頗雜白色脚短爪長尾長三尺許飛而乳子子即隨母后聲如人呼食大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性喜夜鳴山海經云耳鼠狀如鼠首鼠身以其尾飛食之不厭可製百毒即此也其形翅腳四足及尾與蝙蝠同故曰以尾飛生廣南者好食龍眼氣味微溫有毒

主治
發明

本經曰鼯鼠令易產

蘇頌曰人取其皮毛與產婦臨產時持之令兒易生而小品乃入服藥用飛生一枚種子故晉書羽各十四枚合攪丸梧子大以酒服一丸即易產也李時珍曰鼯能飛而且產故磨其皮候其爪骨能催生其性相感也濟生方治難產金液丸用其腹下毛為丸服之

鼯鼠部藝文

耳鼠實

晉郭璞

鼯鼠實以足排虛以羽翅尾翻飛奇哉耳鼠麻皮惟其百毒是聚

飛鼠實

前人

或以尾翔或以翼凌飛鼠鼓輪備然皆應用無常所惟神是焉

鼯鼠實

前人

路之為鼠食煙棲林鼓飛載乳生獸乍食皮藉孕婦

人爲大任

鼯鼠部記事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祐還石頭督護璞復應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郭某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常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餘之本也備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災無傷縣飲有某黃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災殺吳太守袁瑋或以問璞璞曰即又發而焚之此木不曲而而成災也郭茂隆志司馬君實傳先君知鳳翔府竹林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鵬莫有識者有自西山來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飛生飛前生子每欲飛而緣樹至願能下不能高

鼯鼠部雜錄

新錄殊好爲飛蹈甘煙
西溪叢語上林賦蓋謂史記作蝙蝠書作鼯郭璞音誦神農本草作鼯鼠音鼯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獨飛

鼯鼠部集考

釋名

果鼠

松樹



鼯鼠

通甲開山圖

赤貉

霍山南皆其獸多赤貉

坤雍

貉

貉亦鼠類。其毛者也。其皮燒於狐貉。取以爲帽。海風則燒其毛。拂面如焰。期地苦寒。人以其皮溫。後伐焚之。因以金瑋飾首。前插貉尾。至漢因爲加。以附蟬爲文。侍中插左常侍插右。應劭漢官儀云。金取堅剛。百鍊而不耗。蟬取居高飲露。而不食。貉取內勁悍而外溫潤。其毛紫蔚而不耀。太元曰。狐貉之毛。弱之匪此。言以來自異。莊子曰。豕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灸也。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字說曰。貉或獨之。毛自俗也。

青雅翼

貉

貉風屬大。而黃黑。好在木上。亦謂之栗鼠。其尾特大。漢之侍中常侍武冠。加黃金瑋。附蟬爲文。貉尾爲飾。始於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瑋飾首。前插貉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應劭以爲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露。口在腋下。貉內勁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徐廣以爲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貉紫蔚采潤。而文采不彰。灼而胡。以爲北方寒涼。本以皮裘。顧附蟬於冠。遂成首飾。則廣之說是也。今高麗有貉帽。約美。冬溫夏涼。利以入水。露出岸振。濕之則乾。雪著其上。則消。又北方往往黃黑。豚人眼以袖拭。目則塵去。古亦以爲裘。趙王賁。紫貉裘。黃金使

說秦王威。關中之橫。書士上而說不行。黑貉之裘。傲黃金。片盡是。亦起於趙也。傳曰。貉不足狗尾。續言貴賤之不同。貉實鼠類。故其字又作貉。作鼠說文。出胡丁零。今人謂之貉。恐以此廣忘曰。貉出扶餘。挹婁。

本草綱目

貉

李時珍曰。貉亦作貉。貉類。云此鼠好食果及松皮。夷人呼爲栗鼠。於拘。

集解

李時珍曰。按音義說文云。貉風屬大。而黃黑。色出丁零。國今遼東。商賈及女。追輕細諸國。皆有之。其鼠大如。蠟而尾粗。其毛深寸許。紫黑。密而。不燥。用皮爲裘。帽風。便寒。月服之。得風。更暖。著水。不濡。得雪。即消。拂面。如焰。試。味。即出。亦奇物也。惟近火。則毛易脫。漢制。侍中冠。金瑋。飾首。前插貉尾。加以附蟬。取其內勁。而外溫。毛帶黃色者。爲黃貉。白色者。爲銀貉。

肉氣味

甘平無毒

毛皮主治

李時珍曰。應步。味目。以裘。裁之。即去。

貉部藝文一

謝靈運黃貉婦啓

梁元帝

把妻之義。由得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獎。榮幸紫貂之鳥。非關幾頭。中山黃金之鑄。豈因附蟬。生幾件尼之容。增輝允南之貌。

華駢賦

陳江總

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無。揚仰。錦思澤。謹題小賦。貴豐貉於把妻。飾惠又而見。示標。侍臣之。禮。設羅毛采之。溫。柔。拜文。樞而影。度。陪武。帳而香。浮。隨玉。珩之近。道。共金。瑋之去。帶。仰太。山之千。仞。開。谷。中。之。靜。玄。微。君子之。寶。飾。榮。小。人。之。謹。勸。度。置。餘。之。殊。私。詩。賜。田之。潤。細。柳。樹。之。微。躬。早。遊。藝。而。不。工。達。河。間。之。好。古。自。隗。始。而。思。隆。認。維。綱。之。有。魏。處。深。旨。而。克。終。

貉部藝文二

陳祀歸得賜。殘生詩。和方右。詩四首

明李東陽

烏紗巾上。淺涼。颯一髮。君思。方。有。辭。賜。晚。宮。貉。同。日。戴。冒。紫。郊。馬。有。人。騎。耳。聞。明。主。知。絲。心。似。剪。代。換。續。時。明。向。玉。階。還。再。拜。並。奉。寶。璽。送。公。詩。

又

輕。華。并。日。暖。金。籠。短。髮。生。亂。不。辭。風。搖。散。委。傍。並。假。馬。驚。寒。影。伏。初。騎。聲。同。赴。嚴。霜。制。不。似。霜。冠。汗。